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喜筵之后

沉 樱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喜筵之后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喜 筵 之 后

沉樱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 插页 140,000 字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60-2152-6

I·1851 定价: 7.80 元

目 录

爱情的开始	1
喜筵之后	10
空虚	22
中秋节	31
意外	40
某少女	49
搬家	105
欲	115
夜阑	132
两只面孔	143
怅惘	150
剧后	155
飘零了的红叶.....	164
女性	168

爱情的开始

一直到了上床睡下了，两人的郁闷的心情还未释然，都默默地不说话，但彼此都似乎在等待着对方先开口，同时又相峙着谁也不先说话。在这其间连一声咳嗽，一下翻身都没有地静默着，仿佛稍为动一下就是要表示说话似的，可是又显然都未睡着，而且也不想睡。

不久之后，男人的手臂慢慢地伸过去放到背着身子向里睡着的女人的身上，但这样作了并不即刻说话，让沉默又延长了一会。

“翻过身来不行吗？”男人终于先开口了。

“有什么不行？”女的把身子翻转了一下，又不动不响了，那意思像是说“翻过身来了，怎么样呢。”

男人拥抱着那翻过来的肉体，没有立刻说话，表示着在沉思什么，过了一会发表了方才的所感：

“别人无论哪一对都是很亲热的，为什么就是我们两一天到晚地呕气？”说后似乎有微微的叹气，表示着感慨。

“这自然是我的不好了，不能讨你喜欢，又不能使你快乐！”女的这话是有所指的冷冷地说。

“我也不是这样说，这当然是两方面都有责任的！”男的装着没听出她话里的隐刺。

“两方面都有责任”男的说这话的意思仿佛已经是自己过分的认错；但在女的听了是不平地想着：“说这话也不凭良心！”男人一向的虚伪，欺侮的事实，一齐都记起来了，现在还说这样昧心的话——“两方面都有责任！”不觉在心里哼了一声，并不去答话。

“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好吧！”男人在求她允诺这约言似的说，但这不像是说话，好像在背诵着哪一个剧本上或小说上的话。

“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！”女的对于这“以后不要这样了”和方才的“两方面都有责任”同样狡滑可恶的话，再也难以忍耐地有点愤然。

男的不说话了，又在沉思，女的微微地向他的脸上看了一下，但在暗中什么也没看见：便把脸向上仰着，心里冷笑地想：“你在那里作戏吧，我等着看！”

等待着的戏文不久就开场了。男人把头伏到她的怀里，声音涩滞地说：

“的确是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想想真难过，我是太自私，野心太大，我一向对你实在是太不忠实，不过我爱你总是事实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女的仍然在黑暗中仰着冷笑似的脸，并不回答他的话，心里是想着“我听你说吧！”男的就又继续下去：

“我们两都是很可怜的，只在初恋的时候过了几天甜蜜的日子，以后就没有一天不是苦恼的，你爱我，我是知道的，不过我也不是不爱你，……”像是急切转不过来，暂时停了一下。

先是抱着无论怎样也不会信任这男人的决心，在冷笑地看他作戏，现在经男人说到除了初恋以后没有一天不是苦恼的话，忽然记起恋后自己所忍受的苦痛，再也不能把持住镇静的心，立刻紧张起来。在半年前和这男人急促地陷入恋爱后，不久便发

觉了他的不忠实，同时向着别的女子追求的事实，那时的情势是即便自己不爱他了，他也不会介意，或者竟是正如所愿，但如果那样便和他断绝了关系，是仿佛有点不甘心，而且自己热烈地爱着这男人，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。这样，便作了爱的虐待者，自己仿佛是抱着死的决心往死的路上走去似的，无所祈求，无所希望地向着痛苦之渊沉去。男人有时是虚伪地欺骗，有时是公然的侮辱。在最初自己还希望着这爱能够恢复，但每次的希望，不过造成些更深的创伤，因此屡屡被毁灭着的心渐渐死寂了，是像无赖似的尽量地堕落去。不是为了爱情全不知为了什么，便和这男子同居了牺牲了学业，牺牲了一切，毫不顾惜地蹂躏着自己的身心，这冷酷的黑暗的同居后的生活，不想变更也不想避脱，就在其中把自己葬埋了吧，这是自己的决心。男人有时高兴了便玩弄地向自己说些假装情意的话，自己无论怎样想使死寂了的心，永远死寂着，但有时终于不能自禁又伤感地再燃烧着希望，再经受着创击。后来是发誓般将心田冰硬起来，想作一个恶魔也好，使这痛苦的生活，尽量地痛苦下去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男人也感着苦恼时，自己反而有些快意似的，因为在这样的时侯，男人才可露出一一点真的态度——即便那是更冷酷的。但男人向自己说这些话，仍然是虚伪而且狡滑，禁不住在心中愤然地痛恨着。但死寂的心终未全然死寂，为了男人的话勾起自己的伤感来，虽然知道那全是做作的把戏，想着自己是绝不会为那样的话感动的。

“痛苦就痛苦吧！”虽然是时刻在鼓励着这样冷酷的决心，但一时回忆起自己的苦痛，仍遏止不住地伤心起来。同时又恨着自己为什么这样容易伤感，把方才对男人的愤恨之情变成了对自己，她在紧紧地咬着嘴唇！男人的话又继续下去：

“我知道我们的不和，完全是为了蕙君的缘故，为了她我对

你的确有些不忠实的地方，同时，你呢，对我发生了隔膜也全是为了这事，我现在想起来真是难过，忏悔，一向我是在虚伪中生活，欺骗你也欺骗她，同时也就是对自己不忠实！不过现在这幕虚伪的戏总算结束了！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，你知道。但是我们能不能从此就和好了？你说！……我知道你对我已经存着不信任的心，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了！”

一提到蕙君两字，在她的心上更触痛了往事的伤痕，每一句话都使她的心在燃烧着一般痛，同时知道男人的这些话全是玩弄的老套，并非衷意的话，自己一方面是想“这些谁也不会再信的！”一方面又不能漠然置之，竭力冷静着的心是不能支持了，连接着男人的话说：

“我从来没有不信任过你，每次被欺骗，每次还是相信你！”本来是故意暗刺的说，而说后想到这确是事实，忽然伤心得要哭！男人稍为沉默了一会：

“知道你是不会再信任我的了，不过以后的事实总可使你相信！过去我对你太冷酷了，简直没有一点爱情，不过你始终爱我，我知道的。”男人自悔似的说：

女人已经在伤感着的心，此时愈为激动了，对于男人的话并不去想真诚的还是做作的，也无所谓相信不相信，总之想竭力冷静着，漠然地听着已不可能了！眼泪顺着眼角向两边流下，突然将流泪的脸伏到男人的怀里，用力抑止了哭声，断续地说：

“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也不要紧，为什么总说你是爱我的，还说因为我对你不好，你才向别人追求爱，我觉得你太残忍了！”彼抑止着的哭泣加剧起来。

“是的，我太残忍了！……”

“我们的爱的生命是只有几天，便被摧残了毁灭了！”女人出声地哭了！

“是的……不过我们的爱情不会再重新开始吗？”

“不会的了！”女人哭得透不过气来似的，背在剧烈地抽动。

“为什么不会的了？”男人拥抱着她的颤抖的身子。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已经是你的妻子，不是你的爱人，恋爱的时期已经毁灭了，过去了，即便你以后对我稍好一点，也只是对于一个妻子的情意，不是爱情了！”女的说了更痛哭着，拥抱了男人的身子，像在用力抑止而又抑止不住，痛哭又痛哭不出。

“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一定像初恋时那样爱你！你以后也对我温和一点，不要再呕气了！我们都好好的！”

“好像还是我对你不温和，我同你呕气！”听了男人的话，又有点愤然地这样想着，方才的伤恸忽然减轻了。

“你看我们两每天一起床，便板起了面孔，好像有什么神鬼在支使着，以后我们不那样了！”男人见她哭得轻了些，一面抚慰着一面笑着这样说。

女的没有说什么。

痛哭后的疲乏，不容她再想什么，不一会便带着未尽的悲伤入眠了。

第二日醒来，觉得眼睛有点肿痛，才记起昨晚的事，但那好像是夜间的一个梦。有点怅然“希望吗？不再欺骗自己吧！”女的又恢复了平日的灰冷的心。男人也醒来后，望着女人的脸，也想起了昨晚的事笑了说：

“以后我们就好好的了！是不是！”

男人的态度又像作戏似的又引起了女人的愤然之情，没有答他的话，对于昨晚的事仿佛是自己的受骗，不愿再提起。

醒了好久了，尽是在床上躺着乱想，太阳从窗子射进来了，屋内的光线很强，又加眼睛是昨晚哭过的，觉得头有点晕眩，想

着快点起来，可又不愿意动。男人便在旁边催着叫她起来，因为是被催着，就越想多迟延一会不愿即刻起身。男人催了几遍之后就板着面孔不耐烦地说：“不要老是这样子，又要弄得大家不快活！”

女的听了，在心中想着种种不平的话，但实际上一句话也没说也不动身，过了一会才表示着是自动地默默地起来。身心都非常地不快，懒懒地不想动，却又不能不动地把每日刻板的事在开始作着。在扫着地的时候，男人也起来了。屋内有太阳，扫地的灰尘便显得非常地飞扬。男人看了皱起眉来说：

“扫得轻一点好吧？”

“唔。”一半是因为身体不快，答应得似乎很勉强，仍旧懒懒地动移着扫帚。男人望着她过了一会，忽然像忍着气似的说：

“要是不愿意扫，就等我来扫。”

“也好。”女的总是不肯负气，而也不愿多说的那样子，把扫帚放在地下。

两人就各自沉默着作各自的事，有时遇着必须发问或回答的话，总异常不情愿似的说得很费力，很涩滞。但男人即便对于生气也似乎没什么真情，不过一时的不耐烦似的，也许一会儿早忘记了是有这么一回，遇到高兴就以为有趣地对女人说着取笑的话。但在女人的心中却是不停地一层层地积添着阴影。

女人有时也想：自己为什么这样自苦，以后也要学着无赖一点，对于一切都不动真情，但一到实际上，认真感着苦痛的仍是自己，无底的悲哀袭来，任何的心思也消灭了。不过近来对于男人的爱早已抑压着，而竭力在施展着报复的心情，从前的温柔，现在似乎减少了。

午饭后女人说要到朋友地方去一趟，男人没有说什么，答应了一声。女人说要去，自己也说不出是为着什么，但绝不

是想会见那朋友，实在说起来，对于那过着幸福生活的朋友，竟是有怕去会见。每日总是男人到外面去了，自己是没有一刻放松地被这可咒诅的生活纠缠着，现在就无目的地想到外面出去一趟。

女人走到外面，那悲哀的心情还不能忘却，时常茫然地不知想些什么，走起路来总是发呆的样子，自己不时意识到。

在电车中看见很亲爱地在低谈着的男女，就不住地望着想到自己的事，同时又觉得那很讨厌的，故意避着不去看。

去访的朋友，恰好不在家，这并不觉得失望，反而有点不遇见正好的意思，便又向着自己的家走回。想着这时男人一定也出去了，心中却说不出是希望他在家，还是希望他出去了。还未到屋内，便听见了谈话的声音，原来男人并未出去，有朋友来了。

在客人的面前，仍然不能把自己的沉重的心情，暂时宽放一下，强作着笑颜也觉得费力而且勉强。话更是不想说，觉得这样子很不好，应该多少有点应酬的话说了才对，可是接着又想一个人为什么强制着作自己不愿意作的事？为什么要在别人的面前虚伪？这样想着就更不愿意说什么话了。

后来经那位朋友的提议，三人同到一家咖啡店内坐谈了一下午，女人始终恹恹地没有一点情绪，看着男人处处对自己的淡漠，心中又体味着难堪的凄凉，虽然对他已经是不希望什么亲爱的相待。

在傍晚的时候，从咖啡店出来，和那朋友分了手，两人向家中走来，彼此都没有什么话说，男人像把女人忘却了似的自己很快地走着，女人在后面竭力地走还是及不上，后来就索性作为是自己一个人在走路，和前面走着的男人有了很远的距离。男人回头看见女人落后了很多，不耐烦地站住等她，用了很不

高兴的眼光注视着她，女的低了头不去看他，走到面前，两人重新并着走，没有说话，但心中都有说不出的话。可是这在男人方面不久就不在意望着路旁的铺户和行人，悠然地走着了。

“你看这个女人走路的姿势，多末活泼，多末轻快！”有一个很时髦的女子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，男人随着回头再望了一下，称赞地说。

“唔。”女人勉强应了一下，心里早想到他下面未完的话，男人果然又接着说：

“为什么你走起路来就不像人家那样？”带着嘲笑的口吻。

“因为我不是人家。”女人说后想着：“为什么不也想想你自己呢？难道人家男人陪着女人走路，也是把女人忘在后面，自己很快地走着吗？并且动不动就拿别人来比较自己，难道你自己就是比别的每个人都好吗？”心中不平的理由很多，可是觉得说出来有什么意思？就只默默地想着。

回到家里，客在时的桌上狼藉的杯盘还留着，一进屋便收拾着，男人想起什么来说：

“为什么人家来了，你连一句应酬的话也没有，我到他那里他的太太招应人比他还要好。”

“我本来是不会应酬，这还用说吗？”

“这就是应该吗？”男人被呕得发起气来。

“怎么是应该，怎么是不应该？为什么一个人不喜欢应酬，偏要做作着去应酬？人家的太太好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，我是我，为什么我应该跟人家一样。并且‘老婆是人家的好。’还用说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些话！你这样的人……”男的瞪视着她大声说。

“我这样的人又怎么样了？”女的也不肯让步地紧接着说。

“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这人够讨厌了！说实话，我看见你就生

气!”男人露出恶狠的样子。

“我也是一样，看见你就生气!”

“你是存心使人不快活，是不是?”男人的发怒的眼睛逼视着。

“你存心使人快活?”

“要是这样子下去，我们不如分开吧!”

“哼!你的真心话到底说出来了!要分开就分开，不要拿这个当作威吓，这样未免太卑鄙了!”

“哼!”男人有着更凶恶的表情。

话似乎说到尽头，就自然止住了，不和平的静默又开始占据着两人的中间。

到了晚间，急急地就去睡了，仿佛一日的生活总算又结束了似的，想求暂时的解脱，虽然并不再期待什么希望的梦!

睡在床上，昨晚的事不免又记起来，但仿佛是避忌的事情，竭力地在排解着不去想。两人就又回复了昨晚那样沉默，但这沉默不久便成了熟睡的声息。

喜筵之后

这生活像缚着身体的锁链，又像咬着心灵的毒蛇，茜华近来常这样感觉着。生活并非困苦，只是寂寞，寂寞的生活使茜华的心无时间歇地在承受着苦痛。

近来男人时常出去，茜华整日孤独地留在家里的的时候就非常之多，在这些时候，因了现实的黯淡，心情随之异常消沉。坐在那里，眼睛说不定注视着什么东西，便凝住了，逞其种种幻想，可是这幻想再不复是往昔少女时代那样美丽，而种种的过去现在及将来，在忆想中形成一个灰色的圈子，把自己紧紧地围住，这样，灰色的四周就愈来愈加浓厚，像向着黑暗的深渊陷去似的，想摆脱都不可能，直到等待着的男人在晚间归来了，这才似乎将她从其中救出，那些灰色的幻想暂时消去。

几天之前的一晚，和从外面归来的男人对坐在火炉旁边，彼此望着炉内的火在沉默着。这时，茜华忽然很寂寞的样子，并不对着谁似的自己喃喃地说着：

“现在真寂寞死了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密司胡呢？”男人作着表示同情的样子。

“给她过两封信都没有见回信，她现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”

茜华一面说，一面对这唯一的好友怅然地眷念着。

在恋爱的狂热中，任何亲近的朋友也无意地疏远起来，及



至从这爱情的梦中醒来，就又狂热地追念起那隔绝了的友人。恋爱的欢情是飞也似的全无痕迹的消去了，淡漠，愁苦却永远地留住，在这情况中眷念起旧日的好友，似乎是想对之倾吐一下自己的难言的悲苦，但实际上茜华是绝无这样的意思，既是难言的悲苦，就要抱着决心自己默默地忍受，任是怎样的好友，也不想对之诉苦。

男人出去时，是这样被孤寂压着；但即使在家，看了那冷淡的颜色，也只有更加感着悲哀。

这男人现在对自己是连普通的夫妇的感情都没有；每日早晚在家的時候，彼此也只是板着脸相对，除了必须问答的几句话之外，很少交谈。有时男人高兴了，便说几句刻毒的取笑她的话。譬如看见她不时在发呆的样子，故意注视一会，忽然笑了说：

“呀，你的脸快成了大理石的雕像了！”

茜华对此总是苦涩地勉强地一笑，男人看见这样子有时就更以为有趣地再取笑着，有时是不耐烦地把脸转向一旁去表示着厌恶。

男人近来正向别的女性追求，茜华是知道的，而男人自己公然承认着，好像是说：“就是又爱了别的女人，你能怎样？！”明白地表示着欺侮！有时或者取笑的说：“怎么这样不伟大呵！”

茜华近来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抱着决心要向这悲哀沉默地消沉去。

在这冷酷的待遇之下，茜华对于男人仍然热烈地爱着：是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实。

一天在男人又出去的时候，接到一张姓吴的朋友的请柬，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，那一个是这姓吴的爱人，请柬上虽然没有结婚的字样，但这筵会，无疑地是婚筵，这姓吴的并非是

怎样至好的朋友，但这请柬给了她很大的欢喜，是想到在这筵席上可以会见一些隔绝了的旧友，尤其是密司胡。

暗淡的心情暂时活泼起来，将那请柬不时拿起看着。同时似乎比往日更急切地在等待男人归来。

“明天有人请我吃喜酒呢！”男人刚从外面回来，茜华便高兴对他这样说。

“是谁？”男人随便地问着，拿起桌上的请柬来看。对于那姓吴的虽然听说过，却并不认识，把请柬放下后，仍是随便地问着：“你去吗？”

“想去呢！”不知为什么在“去”字上面加了个“想”字，说了后，茜华觉到连那声调也颇为柔弱的可怜。

“这有什么意思？”男人说了，便全不在意地去作别的事。

茜华先刻的活泼的心情立即消失了！

第二日男人又要出去的时候，茜华喃喃地说着：

“今晚我要去吃喜酒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真要去吗？有什么意思？晚上家里没有人，怎么行！”说话时的眼光冷冷地望着她，她在说了前头一句话时，像预料到这回答，早就黯然地低着头。

“我是因为要见密司胡，想到那里或者能遇到她。”想到自己近来被寂寞的生活快要压毙了的情况，他并非不知道，遇到这偶然的可以消遣一下的机会，以为他一定也很替我欢喜地愿意自己去，但想不到他竟是这样子，并且几乎是把自己看作是应该将在家看门为责任的人看待，不平的意念逐渐成了凄凉，觉得有许多话要说，但只在心中想着，就一句话也不愿说了。

“非去不可吗？”男人又紧追问着。

“噢！”这不硬不软的回答，说出后心中像受着压迫，同时又引起了悲愤，觉得眼泪要流出来了，竭力把心胸强硬起来忍

住。

“为什么这样子！总要使人不快才完事！”男人的声调简直变成了斥责。

在茜华的心中不平地想着：“动不动就是这类的话，仿佛使你不快就是过错，可是为什么你自己对别人任是怎样都仿佛应该似的？就是旧式的丈夫对待也不过这样了吧！”愤然之情受不住悲哀的侵袭，她忽然想将自己的心使它死去，她什么也不想说了。可是不知怎的，像并非她自己的意思，她的嘴里反应出一种低怨的声音：

“我总是使你不开的！”

“为什么这样子！”男人瞪起了凶恶的眼睛，在其中像燃烧着愤怒的火焰，灼灼地逼视着。

“什么样子？”茜华似乎反抗似的说，但声音强硬不起来，头也仍然低着。

男人像气得更利害了，无言地瞪视了一会，忽然又像转了念头，恶狠狠地地点了一下头，仿佛是说着“哼！这样就好！”走向门口去，门砰地一声关了后，脚步的声音洋洋地向着远处走去而且消失了。

茜华任是怎样感着这侮辱的难堪，但心中仿佛早已消失了愤恨的勇气，并且总是在无可奈何的愤恨的顶巅一转念头便变成悲哀。悲哀重压着的心像有点麻木又像有点疲倦，无力地倒向床里去后，莫名其妙的眼泪不绝地涌出来，茜华听着眼泪滴到枕上去的声音，在竭力地屏息着心的活动。

近时种种消极的幻念，常常袭来，而她自己也有着怎样将身心毁灭了才好的意想。任是多大的悲愤，总是归到这上面完结。一面悲伤地想着种种的事实，一方面是解脱地似乎默默说着：“不要想了！不要想了！”因此这一日的下午，虽仍是悲